一面古鏡的話 三

——談停刊雜誌

建築雙月刊

民國五十一年四月一日創刊
民國五十七年四月　停刊
共出二十五期
發行人：虞曰鎮　主編：漢寶德

建築雙月刊是建築專業性雜誌的鼻祖。

十多年前，建築出版界是片荒漠，這株仙人掌先聲奪人地肩付起播種的工作。發刊辭以「我國當前建築的自覺運動」爲題，希望此一媒體的誕生，使社會羣衆對建築重要性有所認識，肯定實質的文化結構即建築的和諧之表現，以提供一健康合理的創造性居住環境。指陳醫生是關乎個人生命的職業，建築師從事的則是關乎一個文化生命的職業，希望建築界自覺與自尊，覺悟職業尊嚴的重要性，以消弭社會對建築的歧視，體認建築是一種社會性的藝術。此文至今仍值得人們回味深省。

建築雙月刊以十五開的版本發行，每期就建築有關事物，發表短評及討論問題，並對本省建築物一一加以推介。惟作品介紹專欄，因爲水準之參差，予人有拼湊之感。至於文章，顧獻樑先生曾批評「不大讀得下去，不太像中文，也不太像洋文，不太像臺灣話

，也不太像國語。」（見設計家創刊號座談會一文）。但幾篇社論，如「看臺灣古蹟的保存與整理」、「當今急待解決的建築教育問題」、「中國建築師學會應振奮起來」等，却又是頗有份量的佳作。

「建築」雖是雙月刊，却和臺灣的其他本省雜誌一樣，也常脫期，自第十八期漢寶德先生辭去職務，編輯委員會執行了四期，俟後鄧德成先生、鄧國川先生先後接掌，但仍難以爲繼，終於步上了改組停刊的命運。（黃健敏）

建築與計劃

民國五十八年一月創刊
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停刊
共出十六期
發行人：虞曰鎮　主編：漢寶德
柯小馨
高上秦

「建築」雙月刊在欲振乏力的情況下停刊了，繼起的「建築與計劃」擴大了領域，將都市問題亦包容於其範疇之中，在內容與形式上做了更上一層樓的革新。

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：建築雙月刊改刊辭檢討過去失敗的原因，認爲社會與建築界仍未有接受新觀念之準備，以致改革運動無法激起。因此希望未來的刊物以昔日爲殷鑑，不做過高的陳義，而做到是本有用、有趣的刊物。「有用，是指有心人而言，它是有其職業的與新聞的價值的。有趣，是指它的內容應該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。」

第二期至第十一期的專欄報導，達到了有趣的目的。專題報導的內容皆是與民生實質攸關者爲主題，如「臺北市集合住宅的研究」、「臺北市違章建築的研究」、「臺灣國民住宅問題」、「臺北市國民中學報導」等篇。

第八期舉辦過在學學生設計競賽，爲建築界開一新氣象。

第十二期延誤了半年，原因是賠累甚鉅，董事們將雜誌的性質變更，以國內建築物之介紹，職業界之服務爲新宗旨。新的方向與原則欲求「在同業產生一種比較、觀摩與激勵的作用」，「能促使從政人員的注意與瞭解，接納與改善，以確實配合現階段建築技

藝與實際上的需求」，「對建築系學生或任何對建築、都市等問題有興趣的人，提供適當的資料與方法、見解與知識」等作用。主編漢寶德先生則辭職另創「境與象」雜誌，從事理論、思潮之研討介紹。

改組後之「建築與計劃」呈現甚不穩定的局面。座談會之舉行是一新的嘗試，「如何美化我們的都市」、「騎樓問題面面觀」、「高樓建築問題知多少」等主題，發現問題，解決問題，集思廣益，甚獲讀者好評。

十五期在編委會之主編下是一「異數」，刊物成了外國建築雜誌之中文選集，雖然第十六期恢復了十二、十三期之面貌，然而它還是沉寂地在出版界消失了！（黃健敏）

新建築雜誌

五十八年九月創刊即停刊

刊行一期

發行人：梁篤敬　社長：劉重遠

執行編輯：梁　山

與民生關係至鉅的「住」一直是臺灣的社會「問題」。建築在解決「住」的實用性上貢獻良多，但建築在藝術上的地位却衆說紛紜。新建築「發行的話」中，敍述這本雜誌的發行初衷在於：肯定建築是建築師「在高度而廣大的文化基礎上所產生的崇高藝術。」

基於創刊的旨趣，社論即沉痛地指出「社會大衆受某些半調子建築觀念的愚弄，以爲建築只是不倒的房子，以爲結構安全就是建築設計的全部要求。」因此力求澄清此一觀念的混淆，提倡「創新、創新」，向這一代的中國文化負責。

當時正屆七〇年萬國博覽會中國館設計競賽，入選的作品並未被興建，反倒是身爲評審之一的貝聿銘先生指導下的作品被採用了。新建築對此事有所評介，且以「過去推展未來」一文報導了貝氏中國館之種種，大聲呼籲我們切莫冷淡了現代建築。

除了建築設計，並介紹了這一代藝術家劉國松先生。書末「國內建築工程相關機構便覽」，表列各機構之主要業務（產品）與地址，誠是一份有價值的資料，可惜的是，它僅刊行一期便夭折了。（黃健敏）